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孫公談圃 第二卷

林英年七十致仕，起為大理卿，氣貌不衰，如四五十歲。人或問何術致此，英曰：「但平生不會煩惱。明日無飯吃，亦不憂；事至則遣之，釋然不留胸中；治獄多所全活，若有所見者。」豈其陰相耶？馮大參京嘗患傷寒，已死，家中哭之，已而忽蘇，云：「適往五台山，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，有言我俗緣未盡，故遣歸。」因作文記之，屬其子，他日勿載墓志中。

玉清昭應宮，丁晉公領其使監造，土木之工，極天下之巧。繪畫無不用黃金，四方古名畫，皆取其壁龕廡下。以其餘材建五嶽觀，世猶謂之木天，則玉清之宏壯可知。玉清宮道院，則今萬壽觀是也，後玉清、五嶽皆焚，獨道院在。丁之董役也，晝夜不息，每畫一拱，燃燭炬一枝。儲祥宮，太宗建之為民祈福，神宗以其地屬震，欲新之，至元祐初落成。宮人陳衍領其事，凡當用黃金處，皆以丹朱代之。宮成，兩宮臨幸肆赦。蔡確安陸詩，吳處厚告於朝，台官唯李公擇言「不宜長此風」，盛陶言「無意」。餘持兩端，故謫辭用「首鼠對寒蟬」之句。諫官四人朱光庭、吳安詩、劉安世、梁燾交章排論，兩府獨范純仁留身力解之。時王存已去，行數步，為范一言而留之。蔡既貶新州，范、王皆罷政。公言：「使確誠無意，如『滄海揚塵』之句，非佳語也。

隋開汴河，其勢正衝今南京，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，古老相傳為留趙灣王。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，乃其讖也。

趙志忠自契丹歸明，官至正郎，嘗求差遣，不報，在都堂厲聲曰：「天下只有閻羅大王至公，若教不公，似志忠底已死了三十個。」志忠歸國時，上書及得契丹文字甚多，蓋志忠嘗為契丹吏官也。

劉安世、范祖禹同作諫官，或傳宮中誕公主時，上未納後，二人即奏，公言未必實，二人固上之。宣仁曰：「無此事，大臣誤聽。」紹聖貶官，安世自高州移梅州，祖禹自賓州移化州。

張文定嘗苦腳疾，無藥可療，一日遊相國寺，有賣藥者，得綠豆兩粒服之，遂愈。曾魯公七十餘苦痢疾，鄉人陳應之用水梅花鵝茶服之，遂愈。子孝寬言其父異其術，親記一小冊子後。

喬執中未過省時，父疎素事普照像甚嚴，日夕禱之。夜夢一紫衣僧至階前，指庭之東，見日初出甚近，而光明不可正視。後英廟登極，遂中第，御名從日也。

蘇少保頌，為人深沉有度量，不悅於荊公，罷知制誥。歸班二年，赴常朝未嘗一日在告，與人終日無一言及之。元祐中，與同列爭賈易事，遂以朋黨罷相，而蘇平生未嘗識易也。知揚州日，呂溫卿出使，杖孔目官以下四十餘人，公怡然一聽所為。嘗奉親知婺州，中途大風，舟壞，親濡水，公皇遽入水負抱，迨吏及卒數百人盡跳波間，須臾風定，親獲安全。世言公所以作相者，孝德所召也。又善言台閣故事，下至閭巷風俗，士大夫吉凶禮無不能記，嘗曰：「先朝人書狀簡尺，後多用押字，非自尊也，從簡省以代名耳。今人不復識，見押字便怒。

吳頤云：「荊公薨之前一歲，凌晨，閩者見一蓬頭小青衣送白楊木笏裹以青布，荊公惡甚，棄之牆下，曰：『明年祖龍死。』」予因言：「唐相趙憬將薨，長安諸城門金吾見一小兒，衣豹犢鼻，攜五色繩子，覓趙相公，不旬日，憬薨。此相類也。

公曰：「昔人患冷疾，用金石藥與土相和為末種韭。」因論附於茯苓之性，公曰：「附子不可常餌。」予曰：「是二藥正如君子小人之性，所養彌久，則所存彌厚。如歲寒之松柏，根節葉實膏脂皆能卻老輕身，其精氣靈液入於地中，千歲為茯苓，又千歲為琥珀，又千歲為璽，狀如黑玉。小人反是，積小惡以至大害，如烏頭，其銳而修者為天雄，而兩歧者為烏喙，歧而八角，老者為附子，八角又別名側子。數者其名異而一種，大抵愈久而愈毒，至於發為苗乾尚能殺人，薑是也。」公異之。

張靖言：「荊公在金陵未病前一歲，白日見一人上堂再拜，乃故群牧吏，其死也已久矣。荊公驚問何故，來吏曰：『蒙相公恩以待制，故來。』荊公愴然，問秀安在，吏曰：『見今未結絕了，如要見，可於某夕幕廡下，切勿驚呼，唯可令一親信者在側。』荊公如其言，頃之，見一紫袍博帶據案而坐，乃故吏也，獄卒數人枷一囚自大門而入，身具桎梏，曳病足立廷下，血污地，呻吟之聲殆不可聞，乃秀也。秀對吏云：『告早結絕。』良久而滅，荊公幾失聲而哭，為一指使掩其口。明年荊公薨。」靖公門人其說甚詳。

國朝諡文公者，楊億、王洙二人。歐陽永叔薨，欲以文為諡，時議者謂：「韓愈得文已為僭矣，修豈可得？」於是諡文忠。有曰：「必留與介甫。」紹聖初，荊公果諡文。

仁廟皇嗣未立，群臣多言，獨韓魏公有力，一日殿上陳宗廟大計，上不得已領之，遂降詔，立濮邸。比車駕還宮，不食者再，左右問安否，上垂涕曰：「汝不知，我今日已有交代。」宮人有數某妃將入閣者，曰：「何遽使他人為？」上曰：「是他韓琦已處置了。」復泣下。晚年每遇真廟諱日，群臣拜慰，必聞上慟哭，其聲哀咽。

黔川謝師德，嘗收梁職貢圖，小筆尤精，後有陶尚書跋尾數百字，開寶時親筆，公甚愛之，公云：「其畫絕妙，世鮮有之。」師德，公之妻夫也。

曹後稱制日，韓琦欲還政天子，而御寶在太后閣。皇帝行幸，即隨駕，琦因請具素仗祈雨，比乘輿還，御寶更不入太后閣，即於簾前具述皇帝聖德，都人瞻仰無不歡慰，且言天下事久煩聖慮。太后怒曰：「教做也，由相公，不教做也，由相公。」琦獨立簾外不去，及得一言，有允意，即再拜駕起，遂促儀鸞司折簾，上自此親政。

神宗時旱，一西僧咒水金明池，雲氣蔽，水如墨。僧云：「羅義神災劫重，戰退天神，不令下雨，但可於某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。」果如其言。

張日用知德清軍，大旱，民有爭水者，日用曰：「今為汝借水三寸，三日內還汝。」乃於水中刻表為記，日用即詣一廟，為文具述借水事，立廟中以俟。即日大雨，使人視其表，果及三寸而止。

滕達道、錢醇老、孫莘老、孫巨源，治平初同在館中，花時，人各曆數京師花最盛處，滕曰：「不足道。」約旬休日率同舍游。三人者如其言，達道前行，出封丘門，入一小巷中，行數步至一門，陋甚，又數步至大門，特壯麗。造廳下馬，主人戴道帽、衣紫半臂，徐步而出，達道素識之，因曰：「今日風埃。」主人曰：「此中不覺，諸公宜往小廳。」至則雜花盛開，雕欄畫楯，樓觀甚麗，水陸畢陳，皆京師所未嘗見。主人云：「此未足佳。」頤旨開後堂門，坐上已聞樂聲矣。時在諒暗中，莘老辭之，眾遂去。莘老嘗語人：「平生看花，只此一處。」

公曰：「荊公三經，學者以謂如何？」余曰：「荊公學尤邃於理，非後生所易知，故學者又為穿鑿，所謂秦有司負秦法度也。然荊公亦有所失，如《周官》言『贊牛耳』，荊公言取其順聽，不知牛有耳而無竅，本以鼻聽；《詩》『誰謂鼠無牙』，荊公謂鼠實無牙，不知鼠實有牙。昔曾有人引一牛與荊公辨之，又嘗捕一鼠與之較。」公曰：「然。」

石曼卿謫海州，日使人拾桃核數斛，人跡不到處以彈弓種之，不數年，桃花遍山谷中。

盧桐，昭州人，蔡挺薦為國子直講，為人樸質，不修人事，至京杜門，以故皆疏之。唯孫莘老與之善，莘老見桐看《易》，詰其義，皆非今世所學，得京房曆數之說。莘老出京，桐夜半餞之，言莘老禍福，後無不中者。

予問公：「今三歲一郊，奏補賞賚有不貲之費，漢唐無之，豈祖宗有深意乎？」公曰：「然。蓋自五代，士卒驕，無名邀賞，故制此以厭人心，議者欲裁損之，不知此也。」

契丹有一佛寺，甚壯麗，使者至必焚香。寺有大佛，銀鑄金鍍。豐稷奉使，見其供具器皿皆神宗賜高麗之物，蓋高麗制於契丹，每遇契丹使至其國，所居殿上鴟尾皆暫撤去。

鄭待制穆，字閔中，福州人，與劉彝陳襄皆以德行為世所尊，號四先生。時鄭歸閩，公亦有詩送之，曰：清曉都門祖帳開，路

人相與歎賢哉。流塵幾翳看山眼，落日休停別酒杯。何待諸生留北闕，自存遺直在東台。連江四老嗟誰在，白首今朝只獨來。

丁晉公執政，不許同列留身，唯王曾一切委順，未嘗忤其意。曾謂丁曰：「欲面求恩澤，又不敢留身。」丁曰：「如公不妨。」一日留身，進文字一卷，具道丁事，丁去數步，大悔之。自是遂有朱崖之行。

南北郊，其牲用犢，取其繭栗者，牽特時，必先引其母，然後能行。及殺之際，其母哀鳴，人不忍聞，攝祀者多避之。

真宗一日晡時宣兩府於崇政殿，眾疑今日別無奏事。少頃乃賜食，比暮，召入禁中，每人設一小閣子，令易衫帽。上曰：「太平無事，與卿等飲酒為樂。」左右列宮人。上曰：「卿等家亦有之否？」獨王旦對曰：「無有。」上以二人賜之，及罷，又賜香藥，皆珍寶也。宮人解紅鎖金項帕係於袖中，拜賜而出。

陽城責道州，未行，有書生五人訪城，冠帶甚弊，城各以一縑與之。比至道州，城謁五龍祠，其縑皆在神坐側。今刻石載其事。

公晚責歸州，遂得唐翰林學士李蠹事。蠹嘗責知此郡，《唐史》即不載，獨見於《圖經》，今郡宅有翰林堂。公至歸，生男子，遂以蠹名之。公在歸尤多詩什，有「北扉西掖青雲士，千載飄零只兩人」，謂此也。蓋公為紫微日，嘗兼權直學士院。

公曰：「硫黃，神仙藥也，每歲夏至三伏，日必餌百粒，去臟腑中穢滯，有驗。」予因與公言：「硫黃與鐘乳，皆生於石，陽氣溶液，凝結而就。石，陰也，至陽發乎地，相薄而不和，故聚而為大熱之藥。硫黃伏於石下，泉源所發則蒸為湯池，其沸可以烹飪，是宜服之殺人，粉以為劑，老幼可服，得火者多發為背疽。若鐘乳，生巖穴，流如馬湏，結如鵝管，虛圓空中，若不足畏者，然不待火，研以玉槌，七晝夜不息，而其性躁怒不解，甚於硫黃。昔夏文莊服藥粥，有小史食其餘，流血而殞，蓋用此二藥也。硫黃，信有驗，迨不可多服。若陸生韭葉，柔脆可菹，則名為草鐘乳；水產之芡，其甘滑可食，則名為水硫黃。豈二物亦性之暖歟？不然，徒盜其名也。」公撫掌而笑。

公既責歸州，路逢梁燾，燾時貶化州，分其子孫一半在鄆梁，有幼子八歲，孫三歲。至潭州，為知州喻陟所逼，家人數日環聚泣別。至是梁奮然擲其子於地，其孫方挽衣不肯去，梁掣其手而行，雨中徒步而出，道路為之泣下。

南海有飛鳥，自空中遺糞於舟，穢不可聞，丁晉公之貶崖，鳥雖翔而糞不污。至崖，盡縱所乘牛馬於山林間數年，一夕皆集，無遺者，翌日遂有光州之命。

公為京東憲，置黑添牌，雌黃字，云：「刑獄冤濫，詞理抑屈，州縣不理，立此牌下」。按部使人前佩之。一日，有婦人慟哭牌下，曰：「吾女死夫家，不知其由。」公取其案核之，果得其冤，一路震駭。

公除監察御史，行至泗上，夜夢有人送皮筒，旁有小牌子，書黃州二字，意謂當以言得罪責黃州。後安置汀州，時知州黃彥臣，始知夢中黃州二字為此行也。

吳僧文捷，戒律精至，孫莘老知湖州日，問呂吉甫如何，時吉甫在潤州持服。捷曰：「只三年便在官家左右，更有一人白晰而肥，一人美髯而長。」後三年，吉甫果參大政，同列韓子華、馮當世皆如捷所言。

公罷泰州幕時，攜家人謁泗州雍熙塔，見聖容不悅，如怒色，復歸高郵，大病，相繼一子夭。後調官西上，復拜塔下，見其容甚悅，遂有六察之薦。劉士彥為泗州日，病甚，其女割股肉以進，夜夢普照，云：「我以與汝取得藥來」。明日，有徐州尼，劉鄉人也，來獻袈裟於塔下，方掛塔之次，於聖像中得藥一貼，題云「和州歷陽縣秦家治風藥」，服之，香氣徹頂，即日遂安。

公嘗學詩於孫莘老，嘗曰：「近世作詩，無復有唐人風。」餘嘗得公詩集，今略記數聯：《宣仁挽詞》云：玉筍千宮散，珠簾一夜空。《峽口送□》詩云：來書占喜鵲，落日聽鳴蛩。《屈宅》詩云：若與蛟龍爭角黍，應同漁父啜糟粬。《述懷》詩云：睡須山鳥喚，酒聽竹枝斟。《長陽道中》云：窮搜詩句熟，老練世情通。《袁安道中》云：白雲每逐晨光出，紅鶴長隨暮靄還。《自南京和彭九江》云：梁台歌吹餘衰草，湓浦琵琶悵晚風。公在汀州避謗，罕作詩，有云：慈竹筍抽疑夏籜，木犀花發認春香。此一聯道盡汀州景物。

范文正，少養於外氏朱家，朱，南京人，今留府後，朱少卿宅是也。文正學於府庠，同舍有病者，文正親調藥以療。病極，囑文正曰：「吾無以報子，平生有一術，游遠方未嘗窮乏者，術之力也，今以遺子。」因授藥一囊，方書一小冊。文正不得已而留之，未嘗取視。後二十年，得其子還之，封識宛然。

子瞻在黃州，術士多從之游，有僧相見，數日不交一言，將去，懷中取藥兩貼，如蓮蕊而黑色，曰：「此燒煉藥也，有緩急服之。」子瞻在京師為公言：「至今收之。」後謫海島無恙，疑得此藥之力。

公至汀得服石菖蒲法，武平縣官時為收採，公言：「服之數日，已覺轉側甚輕，信奇藥也。」餘因曰：「《本草》載：『石菖蒲久服身輕，一名菖陽。』退之所謂此言：因師以菖陽引年，欲進其菖苓。以餘觀之，《本草》所謂輕身，退之所謂引年，迨今石菖蒲。其生石磧上，祁寒盛暑，凝之以層水，暴之以烈日，眾卉枯瘁，方且鬱然叢茂，是宜服之能輕身卻老也。若生下濕之地，至暑則根虛，至秋則葉萎，與蒲柳同，豈足比哉？」公頷之。